

笑靨如花——龍婉芸老師印像 馮淑萍

2024年11月12日傍晚，回母校參加校慶的我和我先生，在百年校慶那場隆重的晚會開幕前，匆匆拜訪了中文系百歲老先生龍婉芸老師。

道別時，她將我倆送到電梯口，我回身與她相擁，以致敬意和謝意。她突然就喉頭哽咽：“不知下次何時能再見……”，我眼眶泛潮的同時，心中暗自慶幸：“幸虧還是來了！”

其實，我倆早在半個小時前就“來”過一次，並在事先致電龍老師次女黃小芸了，只因找不對地方而止步回身——手機上GPS的指引，與確切地址相距數十米遠！其時已近六點，依稀記得會長提醒過這個時間：悉尼回校參加校慶的校友們要集中進入會場，便臨時打消前去探視的念頭而匆匆趕到晚會現場——惺惺大草坪。返回一看，不見悉尼校友大部隊，而晚會則要八點才開始，便又再匆匆折回去，繼續找尋龍老師家。

聞訊後的小芸急忙下樓迎我們。去到時，龍老師還沒吃晚飯。她之前聽說我們來又不來後，便進了浴室沐浴。誰知我們又來了！我可以想象她“盛裝侯客客不來”的失望，與“才進浴室客又至”的尷尬。但當護工阿姨攙著她走出浴室，見到安坐客廳的我倆時，她滿臉仍是一如既往地綻放溫煦和靄的笑。那是一種欣喜、理解、寬厚的笑。

這個笑容太熟悉了！2015年，她在小芸的陪同下，到離中大十多公里開外的廣東技術師範學院（原廣東民族學院）去看望我的公公姚炳祺時，由頭到尾，臉上就一直掛著這樣的微笑。

那天，92歲的她，拎著送給公公的營養品，“吭哧吭哧”地爬上樓。比她小一歲的91歲“小老弟”——我的家翁姚炳祺先生，坐在扶手木沙發上，看到額頭掛滿汗珠的“龍姐姐”走進時，立馬就站了起來，感動得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那時，我剛好回國探親，在家中目

睹了這感人的一幕，並將這一畫面深深地嵌進了腦際。龍老師記得中秋節的第二天，就是她這位“小老弟”的生日啊！

這位“小老弟”在南方大學進修時，與黃家教老師（龍老師的先生）同住一間宿舍，朝夕相處，無話不說。

1980年，已是廣東民族學院中文系系主任的“小老弟”，到中大中文系古文字研究所進修，受教於容庚、商承祚先生門下。那時，便與黃家教、李新魁、曾憲通、陳煒湛等老師過從甚密。

1984年，這位剛邁入耳順之年的“小老弟”就做了胃癌切除手術。化療期間，黃家教老師和李新魁老師到家中，探視瘦骨如柴、躺在病榻上的這位“小老弟”。離開臥室走出客廳時，李新魁老師難抑傷感，用指尖揩去沁出眼角的淚珠，這一幕也恰巧被我撞見！幾位老友之間心心相連、人溺己溺的深厚情誼，由此可見一斑。

仁心宅厚的龍老師，2015年的那次登門造訪，除了代表自己及家人，也是代表已在天國的先夫和先夫的這一幫好友吧？！

2023年，龍老師百歲生日時，我隔洋隔海，借助電波，傳遞我及家人對她的生日祝福，其間又提及此事，我能想象，龍老師那天一定也是帶著這樣的微笑，坐在熒屏前觀看我對她的祝福的。

2024年6月，我應79級劉中國的邀請，回中大參加《紅豆結集》首發式。6月18日，我住進中大紫荊園。當晚，81級留校的彭綺雯請我在校園餐廳用餐。餐畢，我們一齊去拜訪了龍老師。距我2015年見她至此，又是九年過去，而她，沒有太多



馮淑萍和龍婉芸老師

澳華新文苑 第1193期 (B)

變化，仍是這樣精神矍鑠，仍是帶著一樣溫煦的笑。而她曾牽掛的“小老弟”——我家翁姚炳祺先生，已於2017年走完了他93年的人生路，去會先他而去的黃家教、李新魁老友了。

6月探訪她的那一次，小芸告訴我，龍老師幾個月前跌了一跤，把手摔骨折了！所幸恢復得還不錯。

小芸說：“你知道她是怎麼摔倒的嗎？”我屏息靜氣聽完小芸的講述，驚得嘴張半天沒合上！原來是晾衣服的插子倒地了，龍老師沒有俯身去拾，而是嘗試著用一隻腳去挑——像雜技演員那樣，手又沒有倚仗，單腳站立時失去平衡，終致摔跤倒地！一個百歲老人，上演“金雞獨立”？！能想像嗎？小芸說：“我走出廚房看到她倒在陽臺，臉上有血跡，把我嚇死了！”其實，我只是聽著，也已被嚇得半死！

而此刻的龍老師，坐在她那專屬的椅子上，聽她女兒絮絮叨叨，像是在聽別人家的故事似地輕鬆，臉上也是這樣的笑，卻又比平時略帶幾分得意，像是在說：“緊張啥？我不是好好的嗎！”

2024年11月12日最近的這次探訪，多了我先生。他長得其實特像他爸，

龍老師一見他就說：“你的臉怎麼變圓了？”，她記得她那“小老弟”是長臉，而“小老弟”兒子的臉怎麼是圓的？她哪裡會想到，不是人人都像她那樣，一輩子不增不減，不胖不瘦，她那“小老弟”的兒子，現在

也70出頭，成了“油膩大伯”了，臉能不圓麼？！

一陣笑聲過後，便是輕鬆愜意的閒聊。小芸說，龍老師剛剛做了一次“脫肛”手術。一年當中，先是骨折，後又手術，不論這手術是大是小，一般人都是難吃得消的，更何況是一個百歲老人？但龍老師扛過來了，並且無大異樣。

龍老師還讓小芸取出她的“百福圖”——一百張依年齡順序，由小到大，各個時期的一百張相！那個“臉變圓了”的我先生，頓時眼睛瞪得溜圓，如獲至寶，抓著手機一陣狂拍！

比中大、比中文系還年長一歲的龍老師，一生當中該有多少出彩的相片啊！

這次見面，她跟我談起她曾經的遭遇：

五十年代，她被下放勞動。當時環境相當艱苦，試過一個星期沒水洗臉洗澡，身上的衣物汗浸泥污，濕了乾，乾了濕，脫下的褲子，兩條褲筒竟像泥塑一樣站立！最難忍受的是，那地方沒有床，只能用桌子和凳子將就，但人多，桌凳少，她只好和其他佔不到桌凳的人一起，擠擠挨挨躺在地上。偏偏躺在她邊上的人，又不講衛生，每每陣劇烈的咳嗽之後，便在她的枕邊吐濃痰……她是何等講究，何等愛乾淨的一個人啊，這種“待遇”對她無異於是一種“凌遲”！

往事不堪回首，龍老師嘆了一口氣，輕輕地搖了搖頭。百歲人生，歷盡滄桑，這個曾經在優渥環境中出生長大的大家閨秀，在那個動蕩、險惡的年代，什麼樣的風雨，什麼樣的苦難她沒經歷過？！（未完）

《米拉蒂》：反抗的嚴歌苓獻給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一首挽歌

何與懷

2023年6月17日，一部長篇小說《米拉蒂》出版，對於嚴歌苓的文學生涯，用她的話來說，這是一個“劃時代”的事件。

嚴歌苓被中共封禁，這個嚴重的文學政治事件發生在2022年2月。隨後她和丈夫王樂仁（Lawrence A. Walker，勞倫斯·沃克）成立了“新歌傳媒有限公司”，《米拉蒂》就是嚴歌苓夫婦自己公司出版的。這是她第一次不用面對中共審查制度撰寫並出版的中文小說。

嚴歌苓說：“我厭倦透了審查，《米拉蒂》是我的反抗。”首先，她覺得小說裡面記述了“六四”，如果這本書想在中國出版，這應該是被槍斃最大的原因。第二，書裡每個人追求的都是自由，而自由這個命題現在中國好像是個反動的語言似的，是個敏感的詞。雖然她寫得很不政治，但其實還是有一些政治的敏感性在裡面，如果在中國出版，肯定要把一些東西軟化，把一些情節去掉。然而，今天的嚴歌苓已經是非常討厭中共的審查制度。她說：“我覺得再這樣下去的話，我會漸漸變成一個自我審查者——這是一個讓我非常警惕和恐懼的事情。”

《米拉蒂》這部小說描繪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一群中國知識分子。故事背景選擇在成都，用了很多四川方言。米拉蒂是個女孩的名字，她父親是一個業餘小提琴家，所以就給了她三個音符：米拉蒂。八十年代初，二十歲的米拉蒂從軍隊文工團轉業，她的人生也經歷了最關鍵的轉型——從一個被動表演藝術的舞者，轉為一個獨立思考創作的年輕作家。那個年代，似乎給米拉蒂帶來了一次觀念大洗牌：愛情、性、自由、民主……似乎人們的觀念和行為模式在一夜間發生了顛覆性改變，曾經的不可能變成了可能，並且可能性似乎是無限的：婚外戀、一夜情、迪斯科、黑燈舞會、地下出版、畫裸體模特……故事涉

及文革、武鬥、“知青”上山下鄉和返城、勞教、嚴打、清除精神污染，直到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大屠殺宣告了八十年代的終結。

《米拉蒂》這個小說是打散的，特別以人物為主。相比她以往的作品，嚴歌苓這次想寫一部不以具體的中心戲劇情節來貫穿的小說。所以它不像《第九個寡婦》、《扶桑》，或者是《芳華》、《小姨多鶴》等，這些小說都是有一個中心戲劇核，有一個中心的戲劇事件，圍繞這個戲劇核來發展。而《米拉蒂》的故事比較散淡，是多元的，不是圍繞一個中心事件，沒有一條故事主線，而是寫了一組形象，米拉蒂的父親、母親和叔叔，還有戰友等人，通過米拉蒂把他們串起來。全書更像是兩代人的史詩。這是嚴歌苓寫作此書的意圖。

書中有兩位藝術家：畫家米瀟和劇作家吳可。他們的創作生活不同，“米瀟有一顆痛苦的靈魂，但從不放棄外部世界的樂子”；而“吳可是個寫劇本的修士，寫作是他的修行”。嚴歌苓覺得自己更像吳可，她的父親更像米瀟。她說，《米拉蒂》是她親歷的，八十年代對她人生來講，對中國一整代知識分子來講，都是很重要的年代，像是一次文藝復興，所以她覺得這部作品她是非寫不可的。開始她一直沒想好怎麼串起她想寫的這些人物，後來她覺得可以用一個退伍女兵的角度。而一下筆就寫得很快，因為她寫的幾個人物都是她父親的朋友，她把他們融合在一起，素材是足夠的，他們的語言、他們的習慣等等，對她來講就是信手拈來的事情，大概花了四五個月的時間寫完了這部小說。

在《米拉蒂》這部作品中，許多人很喜歡李真巧這個人物。她非常美，但在米拉眼中她也做了“醜”的事，出賣自己的身體，但她之所以“醜”，是為了“美”，是為了“搬老天的勺子”。真巧也符合一些評論家所說的嚴歌苓

作品中的“地母”形像，用包容和愛成為了男人的避難所：“這個避難所休養所便是天工雕刻的李真巧”。真巧身上有《天浴》文秀為換取回家的姿態承受一切苦難和不幸的影子。嚴歌苓覺得她寫每個人物都不從道德上或者是從喜歡不喜歡這種層面上加以仲裁，她把仲裁留給讀者。

米拉蒂是小說的主人公，圍繞她的個人經歷，人們看到中國兩代藝術家、作家、知識分子的覺醒與幻滅，相當觸目驚心。八十年代也是普通中國人告別毛時代、對獨立自由等普世價值第一次產生巨大渴望的年代。米拉蒂和她的朋友，她的父輩，首次站在了世界文學和藝術同一地平線上，看到自由思考和表達，自由創作的無限可能性，他們興奮，振奮，以為他們面前從此就會理所當然展開那些無限的可能性。而一切卻在1989年初夏戛然而止。米拉蒂和父親米瀟先後來到國外。後來米瀟的摯友，戲劇家吳可也到國外投奔了他們。這個小群落開始了自由漂泊，自由受窮，但也是自由的創作。他們醒來了，但又一個一個睡回去了。米拉蒂的父親、叔叔，他們身體上消亡了，一個一個就這樣離去了。

書中，嚴歌苓提到奧利弗·薩克斯博士著名著作《Awakening》中記錄的真實現象：1969年，由於一種新藥的發明，使一群患了“Sleep disease”幾十年的病人蘇醒過來，但不久他們中的多數人，又睡回去了。這種覺醒，僅僅是為了最終的幻滅。嚴歌苓使用這個隱喻，來表達八十年代中國知識

分子經歷了1989年那次大覺醒的最後痙攣，短暫覺醒後，經歷幻滅，又睡過去了。米瀟說：“中國的事，忍一忍總會過去的。”吳可說：“是中國人，對什麼事都能忍一忍。所以現在時髦，把一個‘忍’字寫得很大，掛在牆上。”人們問，他們再次沉睡是放棄一切希望的沉睡，得過且過，做一個愚民；還是一種策略，目前做不了什麼，只能通過裝睡來等待更好的未來？嚴歌苓表示，這也是這本書裡的一個形而上的意念。現在回想起來，八十年代那次覺醒實際上是夢。從整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磨難來看，只是一次很短暫很輝煌的夢。現在他們其實都是在裝睡，嚴歌苓發現，私下裡，朋友圈裡，沒有糊塗人，他們都很清醒，正因為清醒，所以才很痛苦，因為這種清醒是不能讓人看出來你是清醒的，要裝睡或真睡，總之睡的狀態得在那兒。

如嚴歌苓自己表示，《米拉蒂》這本書是她獻給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一首挽歌。這些曾經的中國往事雖然看似荒誕，卻真實地如同超現實主義的油畫，令人驚心動魄。著名詩人楊煉給《米拉蒂》的評語是：“讀懂了嚴歌苓的這本書，就讀懂了當代中國。”這是非常高的評價。



嚴歌苓父親蕭馬在悉尼與文友聚會（左起：本文作者、黃雅廉、俞萍、蕭馬、辛憲錫，攝於2005年。）



嚴歌苓長篇小說《米拉蒂》封面